

当前位置: 首页 >> 言说西南 >> 考察报告 >> 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A县双语教育的考察(龙黎)

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A县双语教育的考察(龙黎)

来源: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作者: 龙黎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会导致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同质化。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这个“反”并非是无疑义的守旧,而是“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这一“认清世界,做好本土”的理念对于民族地区的教育十分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影响十分大。在全球化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潮发生激烈碰撞的背景下,学界对双语教育的探讨也十分热烈。所谓双语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种语言。”¹在民族地区,包括民汉双语教育和中外双语教育。学校对学生既要进行民汉双语教育又要进行中外双语教育,情况非常复杂。学界有些研究往往仅聚焦于其中一种,这种简单化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双语教育的理论探索,更无法指导双语教育实践。

在这个全球化引起社会变迁的时代,双语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我们的理论研究未对实践予以充分支持,鲜少获得实践的反哺,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遗憾。

笔者在2006至2008年先后6次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A县就其教育和文化进行了田野考察,发现该地双语教育情况在民族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理论启发意义较大。本文通过对A县双语教育的考察和分析,期盼能抛砖引玉,以推动双语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A县的语言使用和需求

人口以嘉绒藏族为主的A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属岷山、邛崃山高山区。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发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A县人口中约有60%为藏族,30%为汉族,3%为羌族,其他7%为蒙古族、回族、侗族、苗族、满族、壮族、朝鲜族等民族。40%的非藏族人口大多聚居在A县县城及周边,普遍使用汉语。60%的嘉绒藏族人口主要聚居在远离县城的村寨,使用藏族方言。走出县城,嘉绒传统文化氛围就十分浓郁。

(一) 典型的“双语现象”地区

A县的嘉绒人主要分布在4条河谷,每条河谷各有一种无文字的方言。人们用“一条沟一口话”来描述A县的语言使用情况。4条河谷按语系可分为:嘉绒语;康巴语即二十四村地脚话;安多语即牛场话;尔龚语四个方言土语群区。嘉绒人的语言留存着很多藏语文言,保持着古代藏语的发音。因此与其它地区的藏语相比,它的易懂性程度低,形成了藏语的一个方言岛。2县城周边聚居的非藏族人通常说成都话。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外来语的介入,A县的语言情况也十分复杂,正如学界对“双语现象”的定义,即“个人或某一地区或民族的群体至少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³。A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双语现象地区。

(二) 语言需求单一

生活在如此复杂语言环境中的人们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据当地人介绍,到县城都说成都话。如果去别的沟,就找会汉语或会当地话的人帮忙。语言上的障碍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不过,自1951年A县解放后,各村有了学校普通话普及率大幅提高。在距县城四十多公里的某村,笔者用重庆话访谈一个母语是嘉绒语的5年级男孩时遇到交流障碍,用普通话才顺利完成。这就说明村民日常除了用本沟语言外,成都话或普通话也是他们生活的必需。

该地也有少量藏语文需求,仅局限于寺院内的僧人。虽然村民生活中的宗教活动也用藏文进行,例如:藏文经幡,举行各种法事时僧人用藏语,甚至连村里的“道士”⁴做“法”、打卦时都是用藏语文,但是村民不必也不想了解经文或宗教活动的详细内容,僧人也只会藏语不会藏文,道士只知道与打卦等活动有关的藏语。出现这种情况村民给出最多的回答是“没必要学习藏语”。因为除了宗教活动需要藏语文外其他时候都用不着。宗教事务是由僧人负责,只要僧人会藏语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如果去西藏会藏语当然更方便,不过现在到处都讲普通话,不会藏语也没什么。更何况西藏那么大,方言也很多,也有互相不通藏语的情况,只要学好了汉语,不会藏语也没什么”,于是鲜少有村民自愿学习藏语文。

在A县,本地方言是作为一种默会的知识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和出远门,大家都是讲方言,因此,当地

人认为不用特别学习藏语文。目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汉语。至于在初、高中开设的英语课，学生的接受度非常低，考试交白卷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学生们能够认识到学英语的好处，但是学习负担太重，也没有办法学好英语，所以对英语的学习是听之任之，不象学习汉语那样有积极性。这就形成只需学习汉语的状况。

二、A县双语教育现状及原因

由上看出A县的语言使用情况非常复杂。那么出现在学校中的藏语、汉语和英语三方面的双语教育现状和影响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概述可略知一二：

（一）藏语文

嘉绒藏区目前实行的双语教育模式可归为两种：一是以藏文为主的教学模式，即除汉语文外其余各科均用藏语授课，使用藏文教材，简称一类模式；二是以汉语文为主的教学模式，即除藏语文外其余各科均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用汉语授课，简称二类模式。A县主要采取的是二类模式，藏文以选修课的方式出现。

据A县教育体育局提供的《A县双语教学基本情况》显示：近20年来，接受过和正在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至少有6281人，培养双语人才300余人，其中有2人获博士学位，2人获硕士学位，本专科生无数。但笔者对县城附近、公路周边和偏远牧场的近20个乡镇及其学校的了解中发现很少有人会藏语。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么多人接受过和正在接受藏语文教育却不会藏语文呢？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有能力开设藏语文课的学校软硬件环境普遍较好，学生较多，面临的中考或高考压力较大，藏语文课形同虚设。即便开设，藏语文课的课堂用语也是汉语。对嘉绒学生来说，这是用比较熟悉的外语来学习、理解另一种较为陌生的外语。学生的学习压力可见一斑。教师称“我们考评的压力很大，大量时间都在学习要考评的科目上。学藏文不象学汉文有环境——电视、学校都说汉话，有动力——大多数学生升学和打工都需要汉文，藏文学起来很辛苦，用处又不大，学生自己都不愿意学。”学生说：“我们晓得学藏文还是有好处，不过现在顾不上。我们除了要学汉语，还要学英语呢，这两种语言以后用的机会要多些。如果开了藏文课并且我们其它学习又跟得上，我们还是可以去选学。反正又不算升学考试科目，要求不高。”话语中透露出学藏文费事而无用，象这样事倍功半的事当然无人青睐。

（二）汉语文

笔者在对A县各乡村走访时发现，A县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只有不懂汉语的老人或中年女性在家务农。这些“留守者”根本无法对孩子进行辅导和教育，更惶谈营造学习汉语的氛围了。家境不好的孩子家里至今没有电视，因此孩子们学习汉语的主要渠道是学校。有老师这样说：“你别看我们这里是中心校，二年级以前会说会听汉话的孩子都很少。你看嘛，虽然这里是街边，但是孩子一出学校就完全是在巴底话（嘉绒语）的环境中生活。更不要提山上的那些学校了。我在山上的XX小学教过，一个班的学生顶多十几人，老师守着教，三年级能解决全班的语言问题就不错了。”实际上不仅学生的汉语基础不好，教师的双语教育能力也堪忧。现在A县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从来源上看，既有外县人也有本县人。外县人不懂当地方言，本县人也懂不同沟的方言。于是学生在一年级的时就已有教师与学生互相无法沟通的情况。“我们只有喊有点汉语基础的学生当翻译，如果这个年级的学生实在没有汉语基础，就请村民来帮忙翻译。”山上的老师无奈的如是说。“等到3、4年级学生差不多能听懂时，太多的知识累积着要在剩下的两、三年学完很困难。如果学生的语文成绩不好，其他科也会受影响。比如数学的应用题，学生看不懂就只有交白卷。孩子们成绩不好，不是脑袋有问题，实在是语言障碍造成的。”老师的话解析了孩子们学汉语的艰难，学业成就低的原因。目前尽管嘉绒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比较高，但从其教学环境和教师的双语能力来看，他们的学习成效仍不容乐观。

（三）英语文

A县的英语是在初、高中才开设的。其教学质量我们可以从A中学、A二中和B中学这三所中学以及甘孜全州的英语成绩一探究竟。

甘孜州A县英语情况表5

	参考人数	英语	
		平均分	合格率
A中学	347	50.2	12.1
A二中	189	41.2	3.17
B中学	103	38.6	3.88
全州	5323	45.38	10.73

由上表可见,位于城中心的A中学英语总体水平最高,离县城最远的B中学最低。从合格率上我们可以看出各学校英语满60分的学生人数:A中学约有42人,A二中约6人,B中学约4人。据了解,英语文课的教学用语也是汉语,同藏语文课用一种外语解释另一种外语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英语非常困难。从全州的英语合格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整个甘孜藏族自治州普遍存在。

走访中,英语老师说,“不少学生一点都不会。英语考试中选择题较多,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就蒙着乱填,总也能得点分。”当问到为何会那么差的时候,英语老师说:“第一,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觉得用不着。第二,学习压力大,干脆放弃了去抓别的学科。第三,这里根本没有学习英语的环境。在这里学生学汉语就是学外语,总算有环境,比如看电视、街上买东西等。可英语对学生来说生活中一点都用不到,他们学起来自然就格外困难。”学生学习英语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从上述三种语言的学习成效看,A县的双语现象十分复杂,其教育成效确实难彰。有学者称这些藏族学生成了“四不象”:汉文不过关、藏文没学好、外文又不会。⁶英国双语教育专家Cummins认为这实际是“双语妨碍”(bilingual handicap)现象,即失败的双语教育会造成少数民族儿童心智混乱、语言障碍和学业成就低下等严重后果。⁷这种迷失在多语环境中的双语教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对双语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建议

据前所述,尽管自1951年来,A县的教育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A县教育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正视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语言问题不解决,藏区学校教育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⁸笔者在调查中深切的感受到A县双语教育问题已阻碍到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目前,A县双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合格的师资不足、教材编写简单、配套文化资源短缺、政策规定与实际情况有差距等。这些问题虽然千差万别,但它几乎都存在于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中。例如,有学者呼吁彝族双语教师学历达标率低,各级各类配套教材读物缺乏……⁹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中会有相似的问题存在呢?它仅仅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造成的吗?不妨尝试从思想层面进行分析。

(一) 理论思考

1. 学习与教育

“人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¹⁰。人要从生物性生存转变为社会性存在必须经过“符号化”的过程,即学习。就个体而言,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从本性上来说,人天生具有学习的本能和愿望。于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的教育便应运而生。教育活动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过程。相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必然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具有更多的发言权,他可以安排整个学习的内容、方法、进度和走向等。当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时,教育者对学习过程的控制更为严格,并实现了以教育需求来左右甚至决定学习需求的情况。“虽然教学是为了引起学习的一种社会措施”¹¹，“但是它并不总是或必然造成学习”¹²。于是就出现了学校生活中将教育不当转述为“不学习”的现象。在A县双语教育中,“不学习”的表现有两种。一是显性的表现,即学校生活中的“差生”和“考试不及格”现象,例如,A二中189名学生参加英语考试,仅有不足6人及格;二是隐性的表现,即学校只发书而不上课。甘孜州不少学校发了藏文书,却根本不上藏文课,学生高兴,家长支持。文化人类学家Mead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从个人的学习需求(学习人人都想知道的事情)转变至某些个人的教学意愿(教导并非任何人都想知道的事物)……使得我们从自发移到强迫,从自由移到权力……”¹³。在A县,学生基本上在小学三、四年级才能掌握汉语,并利用汉语学习其它知识。相对藏语和英语来说,学生掌握汉语的速度较快。它与A县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长千方百计促使孩子学习汉语的环境密不可分。这是“自发”状态下的学习。藏语和英语的掌握情况就不太好了,原因在于学生、家长认为藏语和英语现在用不着,学习负担重,没有学习环境等。于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育工作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这是“强迫”状态下的学习。笔者咨询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为什么非要把不是母语的藏语作为母语来进行教学,他无奈的说,“学生、家长和教师都不愿意上,但是州里开会通过了必须上。尽管不少官员都知道甘孜很多地方的母语不是藏语,可有些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必须实施。”可见A县的民汉双语教育被赋予了太多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在中外双语问题上,教育者所持的论点是学生高考要考,以后也会用到,所以必须学习。这两种表现虽然各异,但实质都是Mead所说的“个人教学意愿(教导并非任何人都想知道的事物)”,即双语教育本身满足学生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需求在知识控制者的众多教育目的中被淡化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若想获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正视学生学习积极性是“自发”还是“强迫”这一关键性问题。

2. 多元文化教育 with 双语教育

相对母语教育而言，双语教育是针对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教育或进行跨文化教育时遭遇到的语言难题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在跨文化环境或进行跨文化教育中，还有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需要应对，多元文化教育应运而生。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双语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讲，双语教育有自己服务的目的，是相对独立的，但在实践中，双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被整合为教学内容、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体。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把被整合了的多元文化教育目的与内容的双语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于是赋予双语教育许多超出它能承载的目的和内容。在通行五种方言的A县，双语教育的重担主要在小学14，在这既有民汉双语教育，又有中外双语教育的民族地区来说，要实行整合多元文化教育内涵和目的的双语教育非常困难。老师们反映“虽然了解文化对学习语言有好处，但是我们这里实在太复杂了，学生一下接受这么多东西，根本受不了。”

学校教育仅占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普及基础教育都困难的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和内容远远超出了学校教育所应完成和能完成的范围。因此，与其让学生在短暂的学习生涯中获得零碎、易忘的知识，不如教给学生一些基础知识和恰当的学习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目标不应该定为满足学生一生会有的语言需求，而是给予学生今后学习语言的基础和基本方法。就A县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来说，藏语、汉语和英语不应该成为要“普遍开花”的目标，而只需要教好一门当前学生最需要的语言，让学生了解到学习语言的方法、过程，甚至体会到语言学习的乐趣，这样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产生任何语言需要他都知道如何满足自己，即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Learn to learn”的目标。

只有认清学校教育的有限性和教育系统的一致性，在实践中，我们才能清楚现阶段双语教育的目的及其应发挥的作用。

3. 双语教育的使命

全球化背景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袭，致使人们产生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即凡提及民族文化，人们就会赋予民族教育以保护民族文化的使命。作为文化传承工具和内容的语言自然是人们首先想到要保护的對象。在这个逻辑下，双语教育理当具有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使命。诚然，这个使命是必须的。可是正如哲学家朱谦之说过：“构成文化本质的东西，不仅是那些已经可估定价值的人类生活所留下的总成绩，而是根源于人类生活深处的那些永远创造进化的生命之流。”¹⁵这就是说，文化不仅要有相对的稳定性，更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才是人民需要的文化，也是值得保护的文化。因此，双语教育不仅要起到传承传统民族文化尤其是传承民族语言的作用，还要承担借民族语言来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的责任。只有人们转变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与A县人民类似藏人“学了藏语没有什么用，为什么还要我们学”的问题。

（二）建议

1. 双语教育的实施应考虑当地百姓的意愿

教育功效的发挥有赖于学习者的认同和努力。A县双语教育中出现的汉语学习相对较好，藏语和英语学习较差甚至不学习的状况，就是双语教育实施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百姓的意愿和需求造成的。因此，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当地语言使用情况和百姓意愿、百姓需求，制定政策，采取具体措施，安排实施方案，否则结果会事与愿违。

2. 双语教育应明确阶段性目标

象A县那样复杂的双语环境和多样的外来语对双语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提出了一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社会不断变迁，学生未来不明，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双语教育根本无法也不必去完成个人可能要用一生来完成的语言学习任务。因此，A县双语教育在满足人们急需的汉语学习意愿之外，更重要的是应教给孩子们必要的学习语言的基本方法，为孩子们未来的语言学习打好基础。

3. 双语教育既要传承传统文化，也要辅助传统文化发展

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是动态发展的。过分强调双语教育对文化的传承会导致民族文化脱离社会需求，进而造成民族成员遗弃本民族文化的严重后果。教育是传承和创造文化的活动，双语教育也不例外。它不仅应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服务，还应有辅助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获得发展的历史使命。对于A县的双语教育来说，如果重视双语教育的真正内涵并将之视为发展嘉绒藏族文化的一个途径，A县藏民的学习热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国家的投入与产出和教学效果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动态的传统文化的保护才能得以实现。

全球化导致民族地区的情况愈发纷繁复杂。如果某一民族地区仅按国家的相关规定和学者的书面研究来实施双语教育，不考虑当地的经济情况、百姓的需求、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双语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位置，那么众多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必然成为双语教育“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双语教育也就会迷失在全球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之中。

